



安徽篇

李鸿章装银票，给恭亲王用的红封袋，给翁同龢却用的是仿古素笺，这是为什么？红顶徽商胡雪岩的“洗钱”计划是什么？著名的山水画家黄宾虹想送礼，却不愿以画相赠？这些安徽籍的名人，送礼送得也颇有学问和曲折。

李鸿章不放过细枝末节

虽说李鸿章是北洋总督、疆臣领袖，但是也得和进京的外省官一样，要拜山头、送厚礼。既然要送礼，首先要选定送礼的对象。亲贵大佬，身份太重；翰林章京，面子又太薄，这礼要送得既不轻身份又不伤面子，就得讲究点艺术性。

恭亲王就是清宫戏里常说的“鬼子六”。李鸿章送礼时，就先说上一大通闲话。说四川总督丁宝桢如何清廉，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，回贵州平远扫墓，船过汉口，李鸿章的长兄，湖广总督李瀚章送了他三千两白银，留他打点亲友，却被丁宝桢原封不动地寄放在李幕府的旧部那里，第二年扫墓归来，只拆封重封，虚领个人情，又一两不少地奉还。

李鸿章陡然话风一转，说：丙子冬天，丁宝桢奉旨督川，入京陛见，我知道他宦囊羞涩，京中的应酬花费没有着落，就凑了一万两银子送他。这一次，总算他赏脸，比起家兄来，面子上要好看来。

说着，水到渠成地掏出一个小红封袋，隔几奉上。恭王略一踌躇，抽出银票一看，竟是四万两，但李鸿章说得更加委婉了，说是转呈皇太后生日，宫中要有些开销；接下来是王爷自己的生日，更不能省。恭王自然得给李鸿章个面子，于是收下。

李鸿章给翁同龢送礼却又是一种说法。

翁同龢中过状元，又是两朝帝师，贵介公子，崖岸自高，就得找些读书人的话题。刚好翁同龢是那年北闱乡试的考官，才从考场里出来，李鸿章就装出不胜向往的样子说，当考官，玉尺量才，只怕今生无分了。接着又遗憾，说你看我进京，你在闱中，你出闱了，我又要回任。好在明年春天我还要来，那时候，再好好鉴赏鉴赏你的收藏。

接着又说：想来你琉璃厂的账，该得不少，这点钱，请赏我个脸。翁同龢也真不愧书生本色，接过来，居然看都不看，就顺手交给了听差。

李鸿章送礼装银票的袋子也不一样，给恭亲王用的红封袋，给翁同龢却用的是仿古素笺。对于这样的细枝末节，李鸿章也会考虑周全。

胡雪岩的“洗钱”计划

光绪七年，胡雪岩计划向德国、英国的洋商“借洋银”300万两。当时的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（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兼外经贸部部长）宝璠是必须要争取的人物。但是，胡雪岩并不认识宝璠，贸然送钱怕会徒劳无功。

于是，早已深谙“雅贿”之道的胡雪岩来到琉璃厂，找到一个可信的古董商来作为“送礼”的中间人。宝璠家中藏有一幅明代唐寅的《看泉听风图》，胡雪岩就让古董商去联络宝璠，说有买家非常喜欢这幅画，愿意以三万两银子求宝璠“割爱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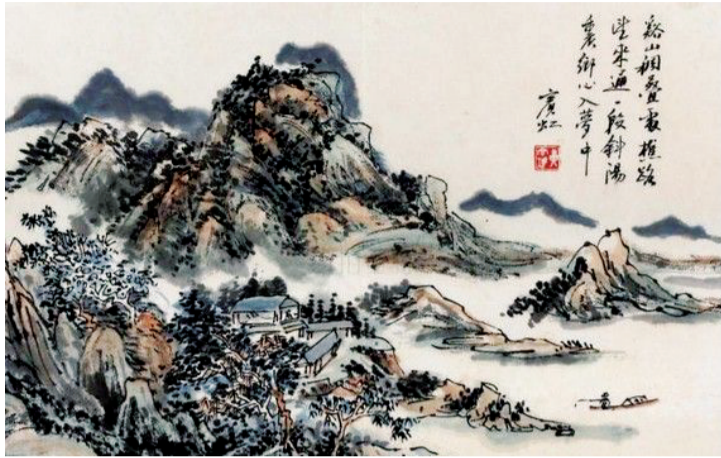
宝璠自然知道画虽好，但哪会有这般高价，当下心领神会，告诉古董商愿以君子之德“成人之美”。这笔交易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叫做“洗钱”。

詹天佑识破花盆的秘密

詹天佑是徽州人，11岁考入留美幼童预备班，赴美国留学铁路工程专业，回国后受聘修筑铁路，为中国首任铁路工程师，曾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等。

他一生清廉，以受贿为耻。在担任京张铁路总办及总工程师的几年里，不断有人往詹家送礼，詹天佑对此深恶痛绝。

一次，有人得知詹天佑喜爱花木，便登门送上数盆珍贵的桂花。詹天佑识破花盆内埋有金钱，命来人速将送来的花搬回，并告诫他休想以行贿手段来取得包工权。还有一次，詹天佑不在家，妻子将客人的礼物收了进来，詹天佑回来后，马上把礼物按市价折成现钱送了回去。



黄宾虹的画

黄宾虹送礼弄巧成拙

歙县人黄宾虹是我国著名的山水画家，与齐白石南北辉映，称“北齐南黄”。

有史料曾记载过黄宾虹的送礼故事：黄宾虹在潭渡时，为了村里人的事，讲了些话，招致外村人的不满，便有人说他是革命党，告到省上，幸亏安庆有熟人，才把事情平息下去。

后来，应朋友的邀请，去到安庆，见到抚台。抚台很客气地说：“先生是皖南名士，此行必有可看的東西帶在身边。”后来黄宾虹给他看了两件东西：一件就是汪洪度的画，另一件是一双玉珮。抚台看了好久才说：“玉珮第一画第二。”黄宾虹当时即举“第一”相赠，抚台却笑呵呵地说：“还是画吧，取第二吧！”但黄宾虹还是婉言谢绝了。

冯玉祥的受礼与送礼

巢湖人冯玉祥在中国是一位“怪人”。

有一次，一个县知事给他送礼，被打屁股之后再令其拿回礼物。风声一传开，谁也不敢给他送礼。

但是，他的二女儿冯弗伐结婚，却破例受礼。那是1938年9月，许多达官贵人云集抗战初期的政治中心武汉。他们听说蒋介石的盟兄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生的小姐结婚，纷纷送礼，奉承巴结。

热心于抗日工作的冯先生，外出归来，见女儿愁眉苦脸，原来是为了受礼怕爸爸发“怪”脾气。冯先生看了这么多贵重的礼品和一笔可观的礼金，不但没有责备，反而笑逐颜开地说：“好呵！都交给我吧。”女儿好不奇怪，难道爸爸的“怪”脾气变了吗？没有几天，凡是送礼的人都收到了冯玉祥先生的感谢信和救国公债券。信上说：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你送的礼我换了救国公债，为了抗战，你就多出点钱吧。弄得这批达官贵人哭笑不得。

1928年的一天，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大摆婚宴，刘府门前车水马龙，贺喜的人络绎不绝，各种礼物堆成了山。这时，当差的禀报冯玉祥的礼物到了。刘纪文一听顿时眉开眼笑，露出一副得意的神

胡适送“手枪”

胡适曾扬言要送“手枪”给钱玄同。此事源于作为《新青年》编辑的钱玄同曾对友人说：“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。”胡适这样回答他：“好，等你到了40岁，我将送一首名为‘手枪’的诗给你。”1926年9月12日，钱玄同过40岁生日，次年胡适特作《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》送之：该死的钱玄同，怎会至今未死！一生专杀古人，去年轮着自己。可惜刀子不快，又嫌投水可耻，这样那样迟疑，过了九月十二。可惜我不在场，不曾来监斩你。今年忽然来信，要做“成仁纪念”，这个到也不难，请先读封神传。回家先挖一坑，好好睡在里面，用草盖在身上，脚前点灯一盏。草上再撒把米，瞒得阎王鬼判，瞒得四方学者，哀悼成仁大典。年年九月十二，到处念经拜忏，度你早早升天，免在地狱捣乱。

鉴于钱玄同过了40仍活得很滋润，为逃避别人说他食言，便废“钱”姓而以“疑古玄同”为名。

黄宾虹本是去安庆谢师抚台大人的，是去送礼的。抚台大人更是个明白人，一见面就美言黄宾虹是“皖南名士”，接着说他“必有可看的東西帶在身边”，拿出来大家欣赏欣赏，黄宾虹一听心里这是美的不行，一下子拿出来两件，抚台大人可不是吃素的，是个内行，故意说“玉珮第一画第二”，其实他是想要画。而黄宾虹就是心里不想送画的，于是顺着举“第一”相赠，可是老奸巨猾的抚台却笑呵呵地说“还是画吧，取第二吧。”这下可急坏了黄宾虹，于是婉言谢绝了。你说这黄宾虹送礼真是弄巧成拙，你直接拿这双玉珮去不就得了吗？

后来那张画黄宾虹还是送给了他的“死党”汪鞠友救急了。



冯玉祥

色。他知道，冯玉祥从来不给当官的送礼。当初他给冯玉祥送喜帖时，冯玉祥只是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我从来嗜烟酒。不过你是南京的父母官，大喜之日，我一定送点薄礼。”

刘纪文认为冯玉祥只是客套，没想到真的来送了礼。这面子确实不小。他高声宣布把礼物拿进来，当众打开。在座的听说冯玉祥送了礼，都觉得很稀罕，等着看个究竟。礼物拿来，是一个红布包着的木盒子，盒子里是一摞厚厚的纸。再仔细一看，都是南京市民告状伸冤的状子。刘纪文看到这里，气得脸色发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

胡适

对另一位好友赵元任，胡适则不送“手枪”而改送火柴。虽然做过外交官，但胡适平时最爱偏僻处的小饭馆，且餐后必带一盒火柴留作纪念。餐馆服务员把他当小偷当场抓获。但同在这里用餐的“火花”厂老板见胡适收藏的是自己生产的火柴，这无疑是大免费广告，不仅给他解围，事后还寄赠两箱火柴给他。胡适收到后不方便退还，只好悉数送给好友“烟鬼”赵元任，赵氏用了好几年也没用完。